

异侠系列《落星追魂》

# 碧眼金雕

上

萧瑟武侠小说精品系列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白帝青后

金鷹擎天錄

龍騰九萬里

落星追魂

神劍射日

巨劍回龍

昆崙秘府

大漠鵬程

碧眼金雕

狂風沙

武林霸王

大澤龍蛇傳

追云搏電錄

濟劍練神

青衣修羅傳

I24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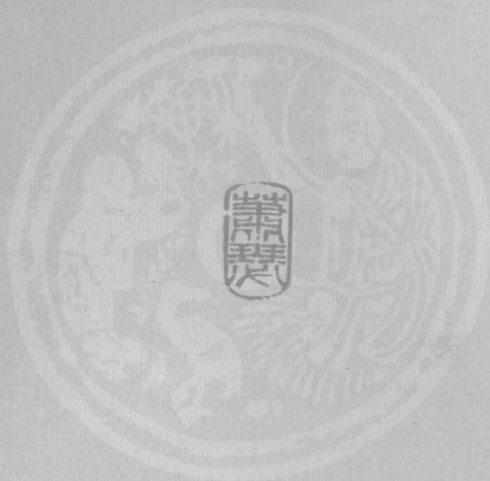
14

(1)

# 碧眼金雕

上

落星追魂系列《碧眼金雕》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传说——大漠中有一座金鹏之城  
白玉为墙金为顶，城中珠宝金银无数  
城堡之顶金鹏雄踞，嘴叼金鹏墨剑  
城内还有蒙古先知博洛塔里遗下的无上秘典  
载有终行之果，飞升成圣之法  
身怀鹏城之钥——金戈玉戟的美少年石砥中  
在“飞鸟不来，鹅毛不浮”的弱水之滨  
因缘巧得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秘笈《将军记事》  
为解开鹏城之秘  
他展开了一段扑朔迷离的奇幻冒险  
并与天龙大帝之女东方萍  
经历了悲欢离合的生命之旅

传说——没有人能逃得过“幽灵大阵”，只要入了幽灵阵更无生还。幽灵大帝与儿子斧、剑、枪三种绝，夺魂摄魄、鬼神莫测，霸道之极。恐怕天下只有天龙大帝的御剑神技可与之抗衡。

“二帝三君外，更有迴天客、奇玉双星后、三岛四神通”。似歇非歇，原来这是江湖上十五大绝顶高手的排名。

美少年石砥中骑着神驹汗血马，飞天遁地，日行千里，挑战天下高手，无所畏惧。东渡东海救父途中遇清宫高手，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轻笑之声恍若银铃，步履飘逸有如凌波仙子，情网之中险些丧生。

传说——三十多年来，天山神鹰、仙女岛主、金羽庄铺。

天下多少英雄豪杰毁在这情网之中。

镜湖的水阴寒无比，任何人浸入到湖水必然尸骨无存。

回天剑客石砥中的父亲寒心秀士聪明一世，但也逃不过天狗狂人的魔掌。

面对雪夜狼阵千里追逐，西门熊父子和石砥中能逃脱狼噬的厄运吗？

而埋伏在天龙谷里的陷阱也正期待着……

## 目 录

第 一 章	十绝古阵 .....	( 1 )
第 二 章	七星朝元 .....	( 31 )
第 三 章	雪山三魔 .....	( 58 )
第 四 章	残曲三阙 .....	( 84 )
第 五 章	天龙大帝 .....	( 112 )
第 六 章	幽灵骑士 .....	( 136 )
第 七 章	三剑司命 .....	( 163 )
第 八 章	金羽漫天 .....	( 195 )
第 九 章	天雷轰顶 .....	( 222 )
第 十 章	回空一剑 .....	( 245 )
第 十 一 章	凌波御鲨 .....	( 274 )
第 十 二 章	无影之毒 .....	( 297 )

## 第一章 十绝古阵

晨曦还没自空中消失，火红的太阳已从大漠的黄沙后，闪起万丈金光。

闪耀的光芒，映在无垠的黄沙上，反射出一层混沌而迷蒙的金色辉霞。

细柔的黄沙粒，一片平坦延伸而出，就像宽阔开朗的天空似的，辽阔得没有边际。

沙漠里没有风，这真是个难得的好天气。

静静的沙漠里，在太阳渐渐上升的时候，有了驼铃的声响。

铃声细碎地响在空中……

在沙漠的西端，几点影子飞快地移动着，朝着南端的沙漠边缘驰来。

人影渐渐显现，那当先一个满脸虬髯、熊腰虎背的中年大汉仰头望向天空，回头道：“掌门师尊说的真个不错，在这六月的最后几天，戈壁中是不会有飓风的，不知道等会是否可以看到那沙漠中的奇景！”

在他身后一个面白无须的瘦削汉子，轻轻一笑道：“江湖上传言‘金鹏之城’存在漫无的戈壁大漠里，然而却只在茫茫的白云飘渺间，显现于碧空之中。这等机会，在狂风啸天、

黄沙漫地的戈壁大漠，谈何容易？”

他顿了顿又道：“虽然我不敢说师父说的不对，但是那江湖传言尽多空穴来风，毫无根据，这大漠鹏城中的秘藏宝物，又有谁看过？却偏偏传了将近百年，都没人忘记这个传说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一个低沉的声音接道：“二哥，你一向在江南，没有听到这几年来居住在居延海边的蒙古人，曾数次见到在正午之时，碧空所现的金鹏之城。这虽是沙漠中常出现的海市蜃楼，但在大漠深处，必定真有这个城的存在，否则近几年来，也不会有那么多武林人物葬身荒漠！”

说这话的是一个面目俊秀、剑眉虎目的汉子。

他身材中等，年约三旬，一股英气自然流露于言语之间，威武之至，他正是天山五剑中的老四陈云标。

那虬髯大汉，咧开了大口，哈哈笑道：“老四，七年不见你的脾气仍然没变，怪不得到现在连媳妇都没揽到一个。你想，像你这样耿直的性子，怎会讨娘儿们的欢喜？须知女人是喜欢通晓柔情、会体贴奉承的男人。”

他话未完，那被称为老四的陈云标笑道：“大哥，你既然如此明了女人，怎么到现在也还是光棍一条？这样一来你我都是一样，不但儿子来迟了，连孙子也可要耽搁了！”

他这话使得其他四人都笑了起来，爽朗的笑声在辽阔的大漠中传出老远，直惊得他们座下的马匹都不安地嘶叫起来。

笑声渐敛，那虬髯大汉道：“此次师父招我等回山，并要我们到居延海边，将师叔寒心秀士找回天山，看来莫非真的华山凌虚慈航已将玉戟上的符文参悟了？或者师父亦已明了金戈上的符号。”

这时那一直未曾说话的，身穿短衫灰裤、背插双剑的中

年汉子道：“师叔于十年前，在黄山大会败在华山掌门凌虚慈航的‘上清剑法’下以后，便一直未曾回山，本门弟子都从不知道他的行踪，怎么这次师父竟会叫我们到居延海边去找他？莫非这大漠鹏城之秘真个已被师父参透了？”

那最年轻的是一个满头乱发、方面大耳的汉子，他是天山五剑中的老五许则宾，此刻他说师祖自黄山大会后即取得金戈，至今数十年，都未将金戈上所刻之奇怪符文参透，这次华山凌虚慈航将戟送到山上，据小弟所知，乃是十年前就与师叔约定好的。”

瘦削汉子扬声道：“我自中原得知，近年华山凌虚慈航未曾再出现过江湖，连去年少林新任掌门百衲大师就位大典也都没去，依华山和少林的交情来说，这确实不该，故此江湖传言凌虚慈航可能是在闭关练功。因为近年来，华山多次出现夜行人侵入，伤了不少弟子，不但如此，连上清观也给烧掉了。”

那虬髯壮汉眉头一皱，沉思一下，随即脸色开朗道：“老二虽是如此说，但华山‘上清剑法’与本门‘天禽剑法’同为武林二大剑法，师父剑法通神，智慧绝世，必然会有安排，师叔寒心秀士精通阵法、消息埋伏，此次回山，必能给师尊有所助力。”

他话声未了，蓦地被一阵狂笑打断。

笑声自十丈之外急传而来，一道赤红光影在淡淡黄沙烟尘中飞驰而来。

他们五人脸色一齐大变，双目注视着那快似电光的赤红影子。

狂笑突地敛去，一股窒人的劲气，随着冲撞上来的红影压向虬髯大汉。



虬髯大汉大喝一声，目中精光暴射，虬髯根根竖起，双掌一叠，交错挥出，一股劲道平胸射出。

轰然一声，虬髯大汉闷哼一下，自马上栽了下来，一跤跌倒地上。

马嘶声里，四道剑光一闪，剑气弥漫，罩向那道红影。

剑网之中，两道飞旋的气劲四外激荡，“铿锵”数声，四枝长剑交互撞在一起。惊嘶一声，那道红影冲天而起，斜跃出四丈之外。

瘦削汉子一剑削出，便觉全身受到一股坚韧的劲道所束，不由自主地向左边斜去，心中大惊，急忙一吸气，将长剑收回护胸。

他刚将剑身收回，怀抱胸前，便见到其他三人也都收回长剑，怔怔地望着面前的黄沙。

他们四人交换了一个错愕的眼光，一齐反身朝后望去。

只见在四丈之外，一匹高壮的赤红色骏马，昂首屹立。

马上一个全身红袍、灰发披肩、银髯飘飘的老者正微笑着注视着这边。

虬髯大汉一挺而起，满脸通红地望着那个银髯灰发的老者，当他看到那匹赤红色的骏马时，不由得惊呼一声道：“赤兔宝马！”

那银髯老者哼了一声道：“想不到你还知道我这宝马，倒非无眼之辈，不过适才大发厥词的也是你，依我看你们天山五剑也不过如此！”

他脸色一凝道：“像你们这等功夫也值得如此骄傲？以后若仍是如此，天山仍将不能立足于武林！”

他声音低沉，甚为威严。

语音一了，便见那匹赤兔宝马长嘶一声，飞驰而去。

在漫漫黄沙上有如天马腾空，仅留下一条淡淡的红彩，便已消失在沙丘后。

他们五人怔怔地望着那空寂的沙漠，好一会儿方始定过神来。

虬髯大汉喃喃道：“赤兔汗血宝马！这是汗血宝马……”

他的目光一片迷茫，脸色变幻了许久，蓦地失声大叫道：“他是七绝神君！”

那瘦削汉子脸色突地变得苍白，嚅动了一下嘴唇道：“七绝神君？”

老五许则宾一见其他四人齐都变得如此惊悸，不由得问道：“二哥！谁是七绝神君？”

那瘦削汉子吸口气，看了他五弟一眼，侧首对虬髯大汉耙道：“想不到十五年未现行踪的七绝神君，竟然会出现大漠，莫非他是到昆仑去算旧账的？”

虬髯大汉凛道：“我只怕他会到天山去，那么师父……”

瘦削汉子道：“依我的看法，七绝神君恐怕是不会去天山，他会去昆仑山找藏空大师，因为他曾经败在藏空大师之手。虽然藏空大师有点取巧，但七绝神君傲气冲天，就此一气而下昆仑。这十五年来，谁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，眼看江湖又要不安了……”

他摇了摇头道：“大哥你适才之言幸好说对了他的胃口，否则我们此刻恐怕已经横尸于地了！”

虬髯大汉道：“七绝神君功力无可与相侔比，那独门罡气功夫真个惊人，刚才我运集十成功力的一掌，竟也挡不住。若非他手下留情……”

他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我们这等功夫在他眼里看来确实仅是皮毛而已。”

许则宾听了半晌，也没有弄清楚这个七绝神君的来路，不由得问道：“大哥！这七绝神君到底是……”

虬髯大汉没等五弟说完话，赶忙摇手道：“不要多问了，我们赶路吧！正午时分大概可以到居延。”

他飞身上马，一勒缰绳，朝东南驰去。

其他四人互相对望一眼，收回长剑入鞘，纵马急驰而去，带起一阵黄色灰尘扬在半空。

阳光投射在沙漠上，凌乱蹄印向东南迤迳而去。

漠野空寂，暑气飞扬，碧空没有一丝云片……

将近正午，飞驰的黑影渐渐缓了下来。

虬髯大汉回头道：“师叔就在居延城内东首开一间杂货店，我们到了居延不要都去，先让云标进去，他比较讨师叔欢喜。”

他们缓缓控着马向南行去，每一人都掏出汗巾擦了擦脸，解下水壶喝了几口水。

越过两个沙丘，眼前一片翠绿，在一排树林中，一个水潭荡漾着微波。

天山五剑中的老五轻呼一声，领先冲下沙丘。

其余四匹马也都昂首冲下，向着水潭奔去。

虬髯大汉道：“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，用过干粮再走……”

他略为凝思一下，又道：“哦，我看还是在这儿休息一会，看看那大鹏之城是否真的会出现，我可从未见过。”

他们解下鞍来，就靠在树根歇憩，五匹马都引颈在水潭里喝水。

老五解下水壶，走到水潭边，将水壶灌满，一面笑着道：“这泉水好清湛哪，碧绿得没有一点脏物。”

他捧起清水，就着潭边喝起水来了。

那知他才喝两口，便见到五匹马痛苦地嘶叫一声，倒地死去。

瘦削汉子大叫一声，喝道：“则宾！水有毒，别喝。”

虬髯大汉身如旋风一转，飞跃而出，单掌一搭，将许则宾右臂扣住，喝道：“老五，快运气查看。”

他左手一翻，自怀中掏出一个瓶子，用劲一握，只听“喀”地一声，瓶子碎裂成片，两粒粉红色丸药滚在掌上。

他说道：“快服下这‘冷香丸……’”

话音未了，自树林里传来连声冷笑。

一个阴恻恻的声音道：“嘿，就算是十颗‘冷香丸’也没用，他是死定了。”

虬髯大汉浓眉一扬，喝道：“里面是哪位朋友？天山五剑向云天在此！”

瘦削汉子轻叱一声，飞身穿林而入，双掌翻出，一掌狂飙劈去。

林里一声冷喝，道“何正纲，你差得远，给我回去。”

瘦削汉子闷哼一声，身如断线纸鸢，倒跌而出，仰倒地上了。

老三轻啸一声，身子一旋，长剑“刷”地出鞘，剑光缭绕，如长虹贯日，急射而出。

敢情树林边已站立着一个全身灰白、脸罩赤纱的蒙面客。

他正冷冷地望向射到的剑光，仿佛没有见到一样地屹立不动。

老三剑引一式“飞鹰搏兔”电射而去，眼见剑影一转，便可将那蒙面客杀死，倏地眼前一花，已经不见对方身影。

他心中大惊，一沉身，剑转两个方位，一式“云鹤斜

翅”，剑光将全身罩住，落在地上，目光一转，已见到那蒙面客竟站在树顶上。

蒙面客双足踏在一枝拇指粗的树枝上，身子随着树枝上下晃动，漠然望着下面，待他看到老三脸上那股惊诧的表情，讽刺地冷笑一声道：“林士捷，你这招‘云鹤斜翅’火候还不够……”

林士捷双眉一轩，脸上掠过一个惊惧的神色，喝道：“朋友，留下名来。”

蒙面客长笑一声，身如落叶飘下，沉声道：“你们哪个怀有金戈，快拿出来。”

虬髯大汉向云天突然悲痛地大叫一声，飞身掠了过来，右手一引，长剑出鞘，寒光倏然朝蒙面客击去。

林士捷心中一惊，目光一斜，已瞥见他二哥倒在地上，胸前衣服被揭开，一个淡金色的掌印，正正印在“七坎穴”上，嘴角吐出的血水流过面颊，流在地上……”

他惊叫一声：“销金掌！”

蒙面客阴恻恻地一笑，右掌一摸腰部，反手一甩，一道寒光腾空而起，已经将向云天击出的一剑撑住。

向云天剑一击出，快若闪电，飒飒的剑风凌厉无比，直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。岂知对方退步、侧身、出剑，一气呵成，剑光已如水银泻地，射了过来。

他心中一震，脚下一滑，剑走轻灵，一式“飞禽点冰”，三朵剑花飞出。

蒙面客朗笑一声，道：“好一式‘飞禽点冰’！”

话声里，他振腕斜身，手中软剑已如怪蛇舒展，层层剑波叠起，“嗤嗤”的剑气弥漫开来，耀人眼目。

向云天一连挥出的三朵剑花俱被对方无边剑浪吞去。

那层层而来的剑气，冷森森的，寒人心胆，逼得他连退七步，长剑接连挥出四招，方始挡住对方那凌厉狠辣的剑式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大喝道：“你是谁！”

蒙面客冷冷地望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向云天，把金戈拿来。”

向云天眉头一皱，两眼紧盯着面前的蒙面客，似乎陷入苦思之中。

老三林士捷看到自己师兄被蒙面客一剑逼退，已退至水潭边了，然而却呆呆地望着对方，似乎怔住没有知觉一样。

他侧头一看，见到四弟正在替老五推拿，遂跃到向云天身旁，道：“师兄，他是最近崛起江湖的‘销金神掌’，自东海灭神岛而来。”

“销金神掌？”向云天一愕，喃喃念了两句，突然他脸色大变，说道：“你是大师兄？”

他似是大为震惊，是以连声音都凛抖起来。

此言一出，林士捷也是惊惧非常，两眼睁得大大地瞪着蒙面客。

“你到底认出我来了！”他仰天狂笑，笑声震得树枝都簌簌作响，好一会方始停住笑声，厉声道：“大师兄？哼！谁是你的大师兄？”

虬髯大汉脸上掠过一个痛苦的表情，道：“大师兄，想不到八年来你竟投靠灭神岛，作出这等灭绝人性的事来……”

他顿了顿悲愤地道：“正纲弟与你何仇，你竟一掌将他打死？”

蒙面客冷笑地道：“耿中那老匹夫若非受了何正纲的谎言，怎会如此不仁？哼！八年来我何曾忘记那被废功力，任由我荒漠里自生自灭的情景。”

蒙面客他目中神光暴射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我这次非杀了他

不可！”

虬髯大汉向云天浑身一震，他可以想到怨恨足以使一个人做出任何疯狂的事来，天山一派与东海灭神岛自此结仇。

他正在沉思之际，突地听到自己的四弟陈云标喝道：“大师兄，你冀图偷盗金戈，闯入云房将本门练功秘笈偷出，又将之遗失于谷中，这等叛师犯上之罪，依本门门规本该是死罪，若非师尊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蒙面客大喝一声道：“陈云标我倒要看看这八年来，你学到些什么！”

他身形一晃已如星移电转，左掌平伸而出，朝陈云标拍去。

陈云标被对方一声大喝，愣了一下，突地眼前一花，啸声里一个金黄色手掌已将印至胸前。

他一愕之下，再也不及思索为何对方手掌竟会是金黄色的，脚下一移，手中长剑一挑，剑身一振，“嗡嗡”声里，刺向对方那递到的手掌。

“啪”地一声，长剑一折两断，金色手掌原式不变，拍向胸前。

陈云标手腕一震，整条右臂都麻木得失去知觉。

他脸上霎时变为苍白，嚅动了一下嘴唇，拼命向后一跃，只听“扑”地一声跌入潭中。

蒙面客掌出如电，眼看既将击中陈云标，谁知对方竟跌入潭水，他轻喝一声，手掌下沉三寸，一股劲气泻出，击向水中。

他掌方劈出，身后两道劲风，交叉射到背上“金门”、“灵台”两穴，这下逼得他掌未使满，身往前倾半尺，一个大翻身，沉肩抛掌，右手软剑一带，连环击出三剑。

剑气如虹，掌风似刀，顿时将两柄射到的长剑挡出八尺之外。

他怪笑一声，道：“华山之上，我尚进出自如，你们三个算得了什么！嘿！二十招内令你们个个横尸倒地。”

向云天浓眉一耸道：“你怎么知道金戈之事？”

销金神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已在此等候了两天，所为就是这枝金戈，难道你们还跑得了？”

向云天见陈云标已自水中爬起，他高声道：“四弟，你没有受伤吧？”

陈云标摇摇头，却见到他五弟已经站了起来，他问道：“五弟，你怎么……”

向云天大喝一声道：“老四，照原先决定去做，老五过来，组‘三元剑阵’。”

老五应了一声，长剑一跃，移身而至，就与向云天和林士捷成鼎脚之势，将销金神掌围在中央。

销金神掌道：“你已服下蟾蜍毒液，三个时辰内必将死去，看你这小小年纪就如此丧身，真是可惜。”

“哼！”向云天冷哼一声，长剑一扬，喝道：“老四，你还不快走？”

销金神掌道：“往哪里走？”

他身形一动，便往陈云标扑去。

虬髯大汉向云天怒喝道：“天山三剑——”

喝声里长剑斗然一切，一道寒光闪出，往蒙面客销金神掌腰上刺去。

林士捷身子向左一转，剑走偏锋，斜挑一边，“刷”地一转，一溜剑光奔向销金神掌的“玄机穴”，口中朗吟道：“剑剑虚空——”



老五许则宾大叫一声道：“空谷冷梅——”话声里也一抖长剑，朝销金神掌劈去。

向云天剑出半招，倏地改削为刺，剑影空地闪出千层浪花，身随剑走，已将销金神掌围住，口中却漫吟道：“梅花三弄——”

蒙面客身未腾起，已被剑网围住。

他心中微惊，剑引一式“春蚕自缚”，将身护住，脚走七星，已连转三个方位。

猛地吸气长身，他一抖软剑，碧光大炽，剑气森森，已自将身外三剑撑开丈外。

他大喝道：“冷梅剑法有何稀罕，看我的！”

但见他飞身跃起，匹练绕身，寒芒乍现既没，点点剑雨洒下，在空中早已击出十二剑之多。

向云天身形疾转，把剑阵推动，此时一见对方飞身跃起，也轻喝一声，跃将起来，剑尖点向对方小腹“阙元”、“天枢”、“丹田”三穴。

林士捷与许则宾也双双跃起，剑尖指处，却是销金神掌脚底“涌泉穴”，剑式如风挥出。

他们三剑叠出，已碰到蒙面客击下的十二剑，寒森的剑气如山，撞在三枝长剑上，只听“铿锵”数响，三人一齐跌下地来。

蒙面客怪笑一声道：“天山冷梅剑法十五年之前既是从我手中传给你们，现在你们倒敢用来对付我？嘿嘿！”

他身形如电，左掌一扬，已迅捷如电，拍在向云天胸上。“啪”地一声，向云天未及惨叫就已倒地吐血死去。

金光磷然，暴啸一起，林士捷未及躲开便已中掌身死。

蒙面客目中闪过一丝残忍的神色，手掌一移，已劈碎许